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五

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八十三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五

政術部十四

漕運

海運同載


漕運一

海運同載


海曰如淳曰水轉運曰漕 原管子曰粟行三百

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
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孫武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食
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

糴之處受害

按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則物重而粗

者為近賦物輕而精者為遠賦若數千百里漕運其費百倍

增文獻通考東萊呂

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 王海曰禹貢州末繫河先儒以為運道至於青達濟揚達泗荆至於南河雍至於西河此正裴耀卿節級轉輸之法周禮遺人凡師役掌道路之委積委人軍旅

共委積薪芻積倉於幽峙糧於申會蒐之備取於衛而
無轉輸之勞唯職內待邦之移用注謂轉運均人掌牛
馬車輦力政注以為轉委積之屬黍苗詩曰我任我輦
我車我牛箋云召伯營謝轉餽之役廩人有師役之事
治其糧食注有行道止居之異而他未之見 文獻通
考曰按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至孝武而
歲至六百萬石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
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又曰唐高祖太宗之時

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民罹其弊 又曰唐時漕運

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最重者京口唐六典曰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運於水置使以統之 王海曰轉般之法始於唐裴耀

卿成於劉晏 又曰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晏始以官

船漕 文獻通考止齋陳氏曰本朝定都於汴漕運之

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

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最重

玉海曰造船之法六路之船以供江外之用淮南之船以供入汴之綱常六千隻一舟之運歲常千石人船之力有餘不勞而辦 又曰四河所運國初未有定數太平興國二年始制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豆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豆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

豆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

文獻通考曰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
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畜軍儲復自楚泗
置汴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
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崇寧初蔡京為相始求
羨財以供侈費發運使時有進獻而諸積空轉般無用
矣乃用戶部尚書曾孝廣之說立直達之法

從東南直達京師

自是立法峻甚公私橫費無有紀極又曰大觀以後或

行轉般或行直達詔令不一 元史志曰元自世祖用
已延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歷歲既久弊
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充歲運之
恒數而押運監臨恣為貪黷風濤盜賊剽劫覆亡之患
自至元之後不可勝言 續文獻通考曰嘉靖中河道
都御史于湛言考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
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
有奇即如丘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

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又邵寶曰我朝支運雖遇災傷
民有免徵而軍無免運支者不必出當年之居納納者
不必供當年之軍支蓋通數年以為裒益及支變為允
向者轉輸今也直達派徵免納叢於一歲之中于是軍
無餘力而缺於常數 又曰凡糧船有二曰遮洋曰淺
船海運用遮洋裏河用淺船 又曰凡公侯伯之任入
則總六軍出則為大帥轄漕綱運

漕運二 海運同載

原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

運載芻藁令疾至故曰飛芻也

輓粟謂引車

起於黃腫

直瑞反又音誰

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

兩也音晚

河黃腫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黃即今黃縣腫即今文登縣並今

東牟郡縣琅邪今高密琅邪

郡地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六斛四斗

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

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漢興高皇帝時漕運山東

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謂京師之官府

孝文時賈

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錮道數

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

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
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
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
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
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
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孝武建元中通西南
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
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

奴取河南地

今朔方之地

復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

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

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

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

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此損漕省卒天子以為

然發卒穿漕渠以漕運大便利其後番係言漕從小東

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費穿渠

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

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

蒲坂今河東郡

寶鼎河東二縣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

壩而綠反謂綠

河邊地

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

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作渠田數歲河移

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其後人有

上書欲通褒斜道

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入於沔今漢中郡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

縣及扶風郡

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聞其事因言抵蜀

從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褒水

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

之極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之
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林木
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然之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
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
可漕孝宣即位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石五錢農人少
利時耿壽昌以善為筭能商商度也功利得幸於上五鳳

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

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

三輔今京兆扶風馮

朔郡地弘農陝郡地河東今河東絳郡平陽郡地上黨
今高平上黨樂平平陽燕城太原今太原西河郡地

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

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

直二萬萬餘

億也

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灾壽

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

故帝不聽漕事果便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

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自今淮陽郡以至於今壽春郡

艾以為田良

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

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汎舟而

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語在屯田

晉

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

雖有此議

竟未成功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竭於許昌以通運

竭烏割反擁也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糧不繼發王公以下千

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頗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

以下十三戶皆借一人助度支運

後魏自徐揚內附

之後

徐州今彭城揚州今壽州

仍代經畧江淮于是轉運中州以實

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
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
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時三
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弘農河北河
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質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
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
九尺別有私人雇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
二丈別有私人雇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

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材造船不
勞採砍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
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賸絹
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四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
載私人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
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
七百石准其雇價應有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
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賸布千一百匹又其

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
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
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
船之所運唯達濡陂其陸路從濡陂至倉門調一車雇
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為便尚書度支郎中
朱元旭計稱今校薛欽之說雖蹟驗未彰而指況甚善
所云以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船便為闕彼
防城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

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受租
調于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牛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
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同其陪
徵河中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
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例計
底柱之難號為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陳便利
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
損今始開創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

知羸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量裁尚書
崔林按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
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
褒斜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洹
桓音東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請通諸水

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里三百里車運水次校
計利饒猶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
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缺且賃假

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間月

修葺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為益實

廣一爾暫勞久安永逸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

和七年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

薄骨律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

郡安定即今郡統萬今朔方郡也

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

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令載穀

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

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

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

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汭流

數千周流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嶂

岷山

在今平原郡高平縣今筭頭山語訛亦曰汭屯即嶂岷山

河水之次造船二百

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

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

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

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

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

三州

熊州今福昌縣伊縣今陸渾縣邠州今絳郡垣縣餘並今郡

置募運米丁又於

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

衛陝華並今郡

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

卽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
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
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
大興城卽今西京城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

通利關內賴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
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
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
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今范陽郡自是丁男

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且末

等郡

逐吐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之北今悉為北狄之地且子餘反

謫天下罪

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

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

師濟滄海舳舻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

高麗所都

唐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

入昇原渠通船楫至京故城

故城即長安城漢惠帝所築在今大興城之西北苑

中開元十八年玄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

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後始度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洛乾淺船艘隘閘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

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
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為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
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
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葦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
洛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柘崖倉太原倉永豐倉
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則
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
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

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腳錢更運江淮變造
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
江淮義倉多為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般運三兩年色變
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為
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踴貴耀卿奏曰伏以陛下
仁聖至深憂勤庶務小有饑乏降詔哀矜躬親支計救
其危急今既大駕東巡百司扈從諸州及三輔先有所
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

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即事無不濟臣
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
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貞觀永
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
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
洛漕運數倍于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
為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
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二三年糧即無憂水旱

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陝
洛運腳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
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腳送納東都至陝
河路艱險既用陸腳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為
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
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
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迴從河口
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

倉既屬水險即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
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即般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
漸至太原倉沂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
定冀三州刺史詢訪故事前漢都關內年月稍久及隋
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
利便實深上大悅尋以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勅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炅自江淮至京以
來檢古倉節級貯內仍以耀卿為轉運都使於是始置

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
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
自江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
送含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
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
脚三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緣邊運險澀頗有欺隱議者
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二十七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
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開廣濟渠

下流至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於淮而
踰時畢工既而以水流峻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由
舊河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
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
止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
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
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天下轉運使灞漕二水會於漕渠每夏
大雨輒皆填淤大歷之後漸不通舟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

石入關 增劉晏為歇艍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十斛

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

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

襄漢麻枲竹篠為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

未十年人人習河陰險

孔帖

代宗大歷末李光為陳州刺

史開陳潁路以通漕輓

冊府元龜

李泌貞元九年拜陝虢觀

察使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便饒漕

玉海

王播長慶初浚

七里港以便漕

玉海

敬宗寶歷二年勅太倉廣運潭宜却

令司農寺收管文宗開成元年帝御紫宸殿宰臣李石
奏曰咸陽縣令韓遼請開興城堰舊漕漕在縣西十八
里東達永豐倉此漕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車
輓之勞輶下之牛盡得歸農帝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
利於人朕無所顧懿宗咸通三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
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靈渠功用艱難廣州
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書言臣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
召見磻石因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

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
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五萬石至廣州矣執政
是之礮石為鹽鐵巡官往揚子院專督海運

按此為海運之始

冊府元龜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勅鄆州差兵二千自黎陽

開河以通漕運明宗天成二年三司使張延朗奏於洛
中預備一二年軍糧除水運外深冬百姓稍閒請差運
糧一轉帝然之又車駕在汴時論以運糧百萬勞民稍
近臣奏之帝只命東地數州搬十萬石至汴州長興

元年鳳州奏開修唐倉湖田路通鳳翔饋運三年五月
幽州進王新開東南河路圖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
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勝漕船千石

冊府

元龜周世宗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

給斗耗自晉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
耗況水路所般豈無所損起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又
世宗曰今州戍兵舊制沿江發運務差均鄧兩州人戶
自備舟船水運糧鹽民甚勞弊及今有司按本州稅積

所納常賦可以歲給軍儲其水運舟船並宜停廢

冊府元龜

宋太祖乾德二年令諸州輦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

乘當水運者官為具舟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

時遣牙將

部送

文

開寶三年有司言倉儲止及明年二月皇弟

獻通考

開封尹召陳從信問其事對曰楚泗至京千里舊一歲

三運今若運米入船與入倉各宿儲運無淹留則歲可

增一運上從其言於是事集

玉海

慶歷三年江淮歲漕不

給樞副范仲淹言國子監博士許元可倚辦擢江浙荆湖

發運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糧餘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京師足食嘉祐元年以張方平為三司使既對畫漕運十四策上供斛斗不得折錢諸路災傷不得截撥上供廣濟河上供不得折錢帛惠民河上供減十五萬石只令運二十萬黃河年額馬料三十萬石般運到京汴河漕輓令般粳米年退錢一項充糴本通漕運當令河道疏通折中倉坐倉收糴事簡利

博京師河北兵就糧淮南京東揀剝負租稅視凶穰弛
斂發運使屬官久任補填綱欠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
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宰相富弼讀奏於上前書
漏盡十刻上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也悉如新啟
施行後未期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王海神宗熙寧七年
詔疏濬廣濟河增置漕舟又京東察訪鄧潤甫等言山
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穀賤可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
可運之河朔詔相度訖無施行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

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餘赴京師

文獻通考

紹興二年罷

江淮發運使以其錢帛赴行在祖宗時發運司歲漕江

湖粟六百萬斛即真揚楚泗置轉般倉汴流捐運以贍

中都且因豐凶而平其糴至是省之

王

遼聖宗太平

時燕地大饑戶部王嘉獻計造船使民諳海事者漕粟

以賑燕民水路艱險多至覆沒民思怨亂於是首殺王

嘉以快衆忿

續文獻通考

元世祖中統二十九年開通惠

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道昌平縣白浮邨神仙泉過雙

塢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從東折而

南入舊河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運之勞上大悅賜

名曰通惠至元十九年始通海運初伯顏平宋遣朱清

張瑄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二人遂言海道可通

乃命上海總管羅璧暨清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

四萬六千餘石至京師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

時明年始至直沽朝廷未知其利二十八年用朱清張

瑄之請併四府

四萬戶府

為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

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等官分為各翼以督歲運清瑄故
海盜也故備知海道曲折舟行無患而元亦信任之舉
全臺付之兩人黃金虎符萬戶以下出入其手召募徧
東南而莫之問以此獲其利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
浙議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兩浙財賦府歲辦糧全
充海漕之例到京者三百萬有餘仁宗皇慶元年增浙
江海漕糧二十萬石英宗至治三年減海道歲運糧二
十萬石以江南民力困竭而京倉充滿故也泰定帝泰

定二年廷議海漕事康里回以廩積方饒奏減糧數以紓東南民力可其奏文宗至順元年中書省言江浙民飢今歲海運為米二百萬石其不足者來歲補運從之順帝至正九年漕運使賈魯建言便益二十餘事其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戶困於壩夫海糧壞於壩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宜以宣忠船戶付本司節制

續文獻通考

明太祖洪武

二十二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糧米六十萬石以給遼東
蓋是時止以餉邊而已成祖永樂元年令於淮安用船
運糧至陳州潁歧口跌坡下用淺船運至跌坡上別以
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赴衛河轉
輸北京此變海運之始六年海運糧六十五萬於北京
時駕駐北平百費仰之不但餉邊矣九年命工部尚書
宋禮等往濬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按會通河始於元十二年
海運糧於通州又衛河僨運糧於北京所謂海陸兼運

者是也十三年會通河成令浙江嘉湖杭直隸蘇松常鎮等秋糧運淮安倉交收揚州鳳陽淮安秋糧運至徐州倉交收山東兗州府秋糧運至濟寧倉交收河南山東稅糧運至臨清倉交收仍令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糧運至濟寧以二千隻支濟寧糧運赴通州每歲通運四次所謂支運是也自是海運不復行矣宣宗宣德七年始立兌運法先是各處糧米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軍轉運於通州天津

二倉往還經年民違農業永樂末從侍郎周忱議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軍民兩益後參將吳亮又言遂令江西浙江湖廣江南等處糧米各官軍於各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府州縣糧於瓜州淮安交兌河南民糧運至大名府小灘兌與海船官軍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交兌官軍定為加耗腳米又給以洪牒盤剝之費許其附載貨物以為沿途衣食之資是謂轉運變而為兌運也景泰二年始置欽差總督漕運

都御史一員駐淮安府憲宗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
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顧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
過江之費浙江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過江米一斗南
直隸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米一斗三升是謂兌運變
而為長運也嘉靖五年山東撫臣梁夢龍等上海運議
曰今漕運多故言者多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
任也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舟楫
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

旬可達千艘萬擄可保無虞事下戶部戶部以為海運
法廢已久難以盡復乞勅漕司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
石自淮入海上從之六年總督漕運王宗沐上海運七
事一定運米一議船料一議官軍一議防範一議起剥
一議回貨一崇祀典詔允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數萬
言者交擊之乃罷

續文獻
通考

漕運三

海運同載

增五節 兩遞

玉海曰武德八年姜行本於隴州開五
節堰引水通運 又曰景雲中陸運北

路分八遞天寶九載河南尹裴迴以八遞傷牛乃為交
場兩遞濱水處為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
橋為石堰燒石鑿棧王海曰虞詡傳羌寇武都鄧
以過水

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
謂乃自將吏士按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中皆燒
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
歲省四千餘萬又曰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明議鑿三
門山為梁通陸運功不成其後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人以為苦

通輓道

減

運錢

孔帖曰崔湜建言山南可引丹水東漕至商州自
商饒山出石門北抵藍田可通輓道中宗以湜充

使唐書曰齊辯遷閬州刺史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

六十里舟多沈溺幹徒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

揚子歲無覆舟

借一人

支三石

文獻通考曰晉穆
帝時頻有大軍糧

減運錢數十萬

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續
文獻通考曰明成祖永樂十三年令各衛所運糧官軍

行糧每負名不分

通大舟 開故渠

孔帖曰杜亞拜淮南節度使引

遠近俱支三石

淮水入之渠中以通大舟

又曰崔弘禮改天平節度

使李同捷叛與李聽合師討之時王智興檄兗海鄆曹

淄青當徐道者出車五千乘轉粟饋軍弘禮度道

來

達乃自兗開盲山故渠自黃隊抵青丘師人大濟

歛賑民 鄧晨給軍

王海曰建武八年來歙率諸將擊公孫述明年隴西民流傾倉廩轉

運諸縣賑之又曰後漢鄧晨

劉晏歲輸 伊慎屯

為常山守遣委輸給軍不絕

擊

唐書劉晏傳代宗擢晏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使時

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晏自按行浮淮泗達汴入河

盡得其利病歲輸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
橋馳使勞曰卿朕鄴侯也 又伊慎傳包佶轉東南財

糧至蘄口賊遏江道不得西慎選
士七千列三屯奮擊漕無留艱

轉漕給食 治郎

息民

漢書蕭何傳漢二年何守關中轉漕給軍鄂千秋
曰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

中給食不乏

文獻通考曰漢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

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

息民休士三

年而後

高唐注米

輕舸饋糧

孔帖曰姜師度為陝
州刺史太原倉水陸

用之

運所湊轉屬諸河師度使依高為唐而注米於舟以故

人不勞

又曰孫孺圍楊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臺蒙

作魯陽五堰柁輕舸

自雍及絳 穿邗入淮

玉海曰
秦輸粟

饋糧故行密兵不困

于晉自雍及絳曰汎舟之役

又曰吳城邗溝通江淮

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

糧道

百里風趨

萬番雲連

玉海曰萬舫連檣艦衝
舳接順流而行風趨雲

也

駛百里瞬息篙工楫師嘯歌卧至輸粟太倉陳陳如京又曰千夫雲萃萬垂雲連犀舟利楫百舍一赴

裴休著新法

賈魯建總治

唐書裴休傳太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

倉者纔十三休乃命所在令長兼董漕著新法十條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下詳第二條

劉晏悉力答知

韓滉勵精勤職

冊府元龜曰肅宗時劉晏領東都河南江

淮山南東道轉運租庸鹽鐵使時新承大兵之後中外艱食晏受命以轉輸為已任至江淮以書遺宰相曰賈誼復召宣室弘羊重興功利敢不悉力以答所知自此每歲運米數千萬石以濟關中又曰韓滉為鎮海軍節度使加江淮轉運使令專督運務貞元元年德宗詔曰韓滉勵精勤職夙夜在公漕輓資儲千里相繼可封

晉國公

漕運四

海運同載

增陳鄭共糧

王海云齊師之出陳鄭共糧

宣伯餽荀首

又云荀首如齊宣伯

餽之

丁女轉輸

又云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丁男被甲丁女轉輸嚴安

云

河渭漕輓天下

史記云婁敬說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

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開鑿利船漕

王海

云在漢之世開南山渠鑿褒斜道在唐之世開三門山鑿廣運潭或利船漕或資田溉著在史冊炳炳如丹

水災止漕

漢書云元鳳二年詔曰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三年詔曰民被水災其止

四年母漕

輦車驪駕

又云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

絕

罷護漕都尉

玉海云漢王尊為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建

武七年罷護

漕都尉官

汴渠成

文獻通考云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費

以百億計 漕從溫水

玉海云王霸為上谷太守上書轉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輸之勞

決河東注洛

晉書云武帝泰始十年鑿陝南山河決東注洛以通運漕

開石門通

運

玉海云桓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

西輸許洛

玉海云王羲之論北

伐曰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

乃造一器施機自運

南史云齊祖沖之以

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

水運餉軍

唐書云任瓌留戍永

豐倉秦王東討瓌從至邛山主水運餉軍

開無棣河

玉海云永徽元年薛大鼎開無棣河

開通濟渠

又云開元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暉開通濟渠製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

漕

廬轉糧

又云韋挺主餉運作漕廬轉糧

便宜發近海租賦

又云崔仁師副韋挺

知海運

又別知河南漕事以漕路迴遠恐所輸不時至以便宜發近海租賦餉軍

懲元琇罷

運之失

又云陸贄奏議崔造作相懲元琇罷運之失請每年轉漕百萬石以贍京師

餉四

節度糧

玉海云崔縱為汴西水陸運使王師圍田悅餉四節度糧軍無乏

巽復如晏

文獻通考云李巽為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

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減至巽乃

復如晏

築平津堰

孔帖云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奏漕渠庫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關以

防不足淺有

歲造運船

文獻通考云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

餘名平津堰

歲入僅能充用

玉海云寶元元年賈昌朝言臣常掌京廩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

歲之入僅能充朝廷之用

仙鶴船

續文獻通考云元之海漕其法甚備

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

船有仙鶴哨船

漕運五

增詩宋劉攽漕舟詩曰漕舟上太倉一鍾直千金太倉

無陳積漕舟來無極畿兵已十萬三垂戍更多廟堂方

濟師將奈東南何 宋周必大送江南提舉詩曰大江

西畔米流脂斂散新陳倚繡衣旗展春山千嶺暗霜飛

暑路萬艘歸 宋劉克莊運糧行曰極邊官軍守戰場

次邊丁壯俱運糧縣符旁午催調發大車小車聲軋軋

霜寒畧短路又滑擔夫肩穿牛蹄脫 元熊鉅上致用

院論海舶曰厥初禹作貢不但中邦田四海自錫貢不

憚來遠邊碣石來冀右海岱青徐連東南並淮揚亦自

江海沿 元陳基海安詩曰淮海水為利轉運有常程

積渠如積金守防如守城近聞渠堤壞水決劇建瓴我

軍賴神速戮力障顏傾舊防幸已復新備亦宜興古人

重舉衆日費千金并尅敵務因

一作給

糧足邊資力畊矧

茲淮甸間沃野富吳荊草萊日加闢餽餼歲彌增勿使

土遺利坐令儲侍羸東南力可紓根本計非輕元王

憚輓漕篇曰湯湯汶水波西驚復東注勢雖汗漫來止

可流東楚發源本清淺才夏即沮洳安能浮重載通漕

越齊魯有時汎商舶潦漲藉秋雨船官行有程至此日

艱阻鉅野到齊東著淺凡幾處必資州縣力澀滯方可

度漫邨趕丁夫所在沸官府涉寒痺股腓負重傷背脊

咫尺遠千里跬步百舉武盼盼入海口未免風浪鼓舟
中一斛粟百姓幾辛苦 元貢師泰海歌曰大星煌煌
天欲明黃旗上寫總漕名願得順風三四日蚤催春運
到燕京又曰隻嶼山前放大洋霧氣昏昏海上黃聽得
杞樓人笑道半天紅日挂帆檣 明劉基感時詩曰秦
皇縣九宇三代法乃變漢祖都咸陽一統制荒甸豪雄
既鏟削瘡痕獲休宴文皇繼鴻業垂拱未央殿累歲減
田租頻年賜縑絹太倉積陳紅圜府錢朽貫是時江南

粟未盡輸赤縣方今貢賦區兩際日月竈胡為倚東吳
轉餉給豐饍徑危冒不測勢與蛟龍戰遂令鯨與鯢掉
尾乘利便扼吭要國寵金紫被下賤忠良怒切齒姦宄
競攀援聖人別九州田賦揚為殿幽風重稼穡王業丘
山莫哀哉罔稽古生齒徒蕃羨一畊而十食何以奉征
繕

增賦宋楊侃皇畿賦曰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
縈畿帶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杜預主計劃宴司漕何

貢何輸吳粳楚稻月致百萬猶責其少漢之太倉積粟
紅腐使彼粒而計之未及我斗量之數成王之庾萬箱
以供未若我千艘往來運江淮而無窮

增詔宋嘉祐三年詔曰國家建都河汴仰給江淮六路
所供之租各輸於真楚度支所用之數悉集於京師以
發運司總其綱條以轉運使幹其歲入荆湖舟楫回載
海鹽淮汴舳舻不涉江路方冬閉塞役卒少休近歲因
循茲事遂廢吏緣為蠹人實告勞始自五年令諸道據

年額赴真楚泗州轉般倉復運鹽歸本路不得撥裏河
鹽糧綱往諸路

增策唐衛弘敏對漕運策曰上直常平將備水旱下斂
薄賦以蓄京抵故遠近諸州隨方輸轉陸輦車而接軫
川漕引而連檣

增奏宋蘇軾奏狀曰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
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
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

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
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養活衆人
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
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
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
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亮卿者為揚子
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
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給

增論明丘濬曰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
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
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
遠自嶺北湖南直達於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
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
也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
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牖之停留
船艙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澀則費推移沿途為將

領之科率上倉為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
暖而文移又催以運糧矣運糧士卒其難苦萬狀有如
此者食此糧者可不知其所自哉

大學衍義補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四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六

政術部十五

均輸
平糴

平準同載
常平倉

市易和買同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均輸一

平準同載

市易和買同載

增文獻通考曰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
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
倣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

以泉府籍口者也然泉府之立法也所以便民方其滯
於民用也則官買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蓋懋
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而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
沿襲既久古意浸失其市物也諉曰推蓄賈居貸待價
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
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
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惜民之事後人反籍以厲民也
六典注曰和帝改平準為中準以宦者為令丞晉少

府有平準令丞唐因之 孔帖曰陸宣公云豪富之徒

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
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 文獻通考止齋陳氏曰

國初凡官所須物多有司下諸州從風土所宜及民產
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 又曰和預買始於太平興國

七年然折錢未有定數 又曰按均輸之說始於桑弘

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至於市易所為又遠出桑劉之

下其法制有三結保貸請 謂三人相保則給也 一也契要金銀為

抵二也買遷物貨三也是三者桑劉未嘗為之 又曰

按王介甫秉政專以取息為富國之務然青苗則春散

秋斂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買賤賣貴是以有貿易

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紬絹而已息惡從出

盖當時小人如王廣廉輩以千錢配民課絹一疋其後

匹絹令輸錢一千五百是假和買之名而取其五分之

息矣 又曰按折帛

始建炎初
詳第二條

元出於和買其始也官

給錢以買之其後也則不給錢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則

反令以每匹之價折納見錢而謂之折帛倒置可笑如此

均輸二

平準同載

市易和買同載

原杜氏通典曰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元封元年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

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車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

牟取

也大利即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

平準

漢書百官表大司徒官屬有平準令

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時南越初

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巨萬計皆取足大農諸

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匹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孝昭即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
御史相與語人疾苦文學曰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
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
夫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飢寒生
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蕃
貸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
乏執備之用隴蜀之丹砂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

之枘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氈裘充荆河之漆絲締紵養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人罪梯也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緜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人重

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百
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
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
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
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
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
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
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

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人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餘而拯不足今山東備災賴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王莽篡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者官為收取之無而易所謂理財正辭禁人為非者也

言賣不售

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

周禮泉府之賦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

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之用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若受園廩之田而貸萬

錢者一期之月出息五百也

樂語有五均

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按其文天子

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息恩及小人也

傳記各有幹焉

幹音管

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

齊衆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

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

邯鄲故趙郡今廣平郡縣臨淄

故齊郡今北海郡縣宛今南陽
縣兼雒陽成都所謂五都也

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

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

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

銅錫登龜取貝者

登進也

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

之

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瞻反

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實

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為其市平無拘他所

衆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人用而不售者均

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錢萬物印貴

過平一錢

印物價起也音五岡反

則以平價賣與人其價低賤減

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

庾積也以防人積物待貴也

人欲

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

但空

也空賒與之不取利息

祭祀無過旬喪紀無過三月人或乏極欲

貸以理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

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

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

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張長叔臨淄姓偉等

姓姓名偉

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

簿計

也薄府藏不實百姓愈病并知人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

穀之將為食穀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

山大川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音仰

牛向反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人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

人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人富賈

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

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後漢

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

珽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

謂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而官轉輸於均故

曰均輸

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

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利吏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增唐裴耀卿為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之耀

卿責豪門坐賈預給以直絕僣欺之弊

玉海

宋真宗大

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帛

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及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神宗熙寧五年詔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以贊善大夫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七年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究詰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害民布即疏言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

易之虐已凜凜乎間架除陌之事矣未幾布襦職而市
易如故元豐二年詔市易舊法聽人賒錢以田宅金銀
為抵無抵者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
不輸息外每月更罰錢百分之二於是都提舉市易王
居卿建議以田宅金銀抵者減其息無抵徒相保者不
復給哲宗元符三年市易務改名平準務徽宗政和元
年詔罷市利錢高宗建炎三年車駕初至杭州兩浙運
副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細絹歲為一百一十七萬匹

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緡省以助國用詔許之
東南折帛錢自此始孝宗淳熙元年江西漕臣錢佃等
奏興國軍以公使庫酸敗酒散下通山等三縣抑勒百
姓高價收買臣等雖已禁止乞嚴行禁約理宗嘉熙三
年臣僚言官司以官價買物行舖以時值計之什不得
二三遷延歲月而不償胥卒並緣為姦望申嚴禁從之
續文獻
通考

金宣宗興定三年議行均輸又勅和市邊城

毋至抑配貧民

續文獻
通考

元世祖中統四年詔立燕京

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仁宗皇慶元年禁諸王駙馬不得非理需索應和顧和買隨即給價毋困吾民順帝至正十四年詔凡有馬之家十匹內和買二匹

續文

獻通考

明太祖洪武二年令凡內外軍民官司並不得

指以和顧和買擾害於民又定時估仰府州縣行屬務要每月初旬取勘諸物時估逐一覆實依期以報

續文
獻通

考

均輸三

平準同載

原弘羊稍置

張林請立

桑弘羊為大農丞置均輸通貨物諸所輸於官者令輸其

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便而官有利後漢張林請布帛為租以通貨立均輸朱暉

議此賈

賜均輸

置平準

後漢光武以劉盆子為趙王郎中賜洛陽均輸地以

販而止

列肆使食稅終身

下詳第二條

作法於貪其敝何救

以義為利

則人不貧昔邊鄙或聳猶假贍軍今役車其休豈

資興利興權筦之利誠欲豐財蓄聚斂之臣則為

傷義建以均輸弘羊見非於卜式比於賈販張林

沮計於朱暉

均輸四 市易和買同載

原寵資 委輸 輸販 權販 增所在市易

杜氏通典云齊

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十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南徐州二百萬各於郡所市糴南荊河州二百萬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市米胡麻荊州五百萬郢州三百萬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西荊河州二百五十萬南兖州二百五十萬雍州五百萬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

均輸五

增詩宋張耒糴官粟詩曰持錢糴官粟日夕擁公門官

價雖不高官倉常苦貧兼并閉國廩一粒不肯分伺待
官粟空騰價邀我民坐視既不可禁之亦紛紜擾擾田
畝中果腹才幾人我欲究其原宏闊未易陳哀哉天地
間生民常苦辛

增書宋蘇軾上仁宗書曰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
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唐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
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
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

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
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
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
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敝復如前商賈
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
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簿有所獲而征商之額
所損必多矣

平糴一

常平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增文獻通考曰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倣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平糴之立法也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糴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沿襲既久古意寢失其糴粟也諉曰拯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

曰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值鞭笞取足視同常賦
王海曰平糴之令始於李悝耿壽昌開常平之法至晉
齊不能廢後魏定和糴之制北齊築富人之倉隋置監
唐置東西市之糴其法一也宋建隆間始因河內之稔
修邊糴之事至淳化而天下之糴大備 又曰常平乃
古法周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糴斂則
增價糴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以出其斂法為解後人
遂攻周禮耳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

而不知發今人作檢漢食貨志作斂是也今世言常平
出耿中丞不知乃古法 又曰常平之政有提舉官自
熙寧始建炎元年併歸提刑司常平之財所存一二猶
以億萬計二年復諸路常平官詔翰林學士葉夢得等
討論常平法青苗斂散永不施行紹興九年復提舉官
使掌其政 文獻通考曰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
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
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後來懲其弊所以只糴之於民而

不復隨商人之計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 又曰按以常平之儲貴發賤斂以賑凶饑廣蓄儲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滯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續文獻通考曰金章宗明昌五年尚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平倉天下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 元史志曰元立義倉於鄉社

又置常平於路府使饑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低昂而民無菜色可謂善法漢唐者矣今考其制常平倉世祖至元六年始立其法豐年米賤官為增價糴之歉年米貴官為減價糴之義倉亦至元六年始立其法社置一倉以社長主之豐年每親丁納粟五斗驅丁二斗無粟聽納雜色歉年就給社民然行之既久名存而實廢又曰元和糴之名有二曰市糴糴曰鹽折草率皆增其直而市於民於是邊庭之民不乏食京師之馬不乏

芻而民亦用以不困

平糴二 常平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原管子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

若干

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

則必積委幣

委蓄也各於縣州里

積蓄錢帛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鎰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鎰百萬於是州縣

里受公錢

公錢即積委之幣

秋國穀去叁之一

去減也丘呂反

君下令

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

上者

一其穀價而收藏之

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

言先貯幣於邑縣當秋時

下令收糴也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

中熟為準爾

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理土田泰秋

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

人之三有歸於上矣

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令本意

收其穀人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

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

重之

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術權之

則彼諸侯

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

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

重流

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

而天下不吾洩矣

洩散也吾穀不散出

彼重

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

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而致諸侯之一分也利

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

之策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魏文侯相李悝曰糴

甚貴傷人

此人謂士工商

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

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

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

少四百五十不足

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

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今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

四餘四百石

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人終歲長四百石官糴三百石此

為糴三

中熟自三餘三百石

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二百石此

舍一也

為糴二而

下熟自倍餘百石

自倍收三百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石云下熟

舍一也

糴一謂之中分

小饑則收百石

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十石今小饑收百石收

百石之一也

三分之

中饑七十石

收二分

大饑三十石

收五分之一也以此推之大

二也

小中饑

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

之率

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

官以斂藏

出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

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欲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强 漢宣帝時歲數豐穰石至

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

平倉人便之上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後漢明帝永

平五年作常平倉 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

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

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
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
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
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不可
禁也今宜通糴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未行至四年
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 宋文帝元嘉
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饑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灾荒
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

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勅使糴貸為制平價此
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
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成就交市三
吳飢人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 後魏孝莊
時秘書丞李彪上表曰昔之哲王莫不克勤稼穡故堯
湯水旱人無菜色蓋由備之也漢家乃設常平魏氏以
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先武一畝不實罪及牧守皆明
君恤人若此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

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糴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人足雖災不為害 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

揚內附之後

徐今彭城郡
揚今壽春郡

收內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

備也 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

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

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

齊制歲每人出墾租二百義租
五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

水穀貴下價糴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後
旱穀貴下價糴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後
周文帝創制六官司倉掌辦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
其餘以待凶歲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
秋斂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
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
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
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
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

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
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
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
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
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

疑作徒

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
靈夏甘瓜等一十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
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

幽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
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戶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
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唐武德五年廢常平監八年勅
諸州斗秤京大府校覈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
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
今喪亂之後戶口彫殘每歲租米不實倉廩隨即出給
纔供當年若遇凶災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
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

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
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
熟准見田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穀稻麥之鄉亦同此稅
各納所在為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
便取給太宗曰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
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
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
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

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
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
宜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
常平倉高宗武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
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
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
畝別稅粟二升以為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
上上戶稅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

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
折納糙米一石四斗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
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增代宗大歷八年京師
大稔大麥斗至八錢粟斗至二十錢帝勤恤萬姓思以
贍之以每歲漕輓四十萬石米至上郡乃量遠近費減
至十萬石三十萬石米價充關內近加價和糴以利關
中人權也德宗建中三年戶部侍郎趙贊上言古者平
準之法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

鍾之藏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蓋能行輕重之法也今請於兩都并江陵成都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本錢隨其所宜量定多少唯貯斛斛足段絲麻等常俟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糴從之興元元年詔曰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宜令度支加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石

冊府元龜

貞

元八年陸贄上言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

為苟且專事纖嗇歲稔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
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上
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價也轉高軍城穀
價轉貴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囤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
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
東方租米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以穀賤傷農
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糴而
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作餘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

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就直又約二百據市司月估斗糶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可謂深失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又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餘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

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
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僦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
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糶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
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糶
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糶之價

資治通鑑

憲宗元和六年裴堪為同州刺史充諸道轉運使

奏每年江淮合運糙米四十萬石到東渭橋臣受任日

久欠闕素多伏請收糶遞年貯備從之

冊府元龜

制京畿舊

穀已盡桑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

百姓諸道州府有乏糧處依例借貸

文獻通考

七年戶部侍

郎盧坦奏今秋豐稔必須蓄備其澤潞石易定鄭滑河

陽委本道差判官和糴各時價每斛加十文所冀人知

勸農國有常備從之敬宗寶歷元年勅度支於兩畿及

鳳州邠涇等道共和糴折糴聚二百萬斛命祠部郎中

崔忠信等分道主之以是歲大稔故懿宗咸通七年勅

曰數年江淮頗為饑歉今年稼穡稍似豐穰國家比為

傷農是開和糴如聞積弊繼有多端善價不及鄉閭美

利皆歸司局委戶部自此擇人深須峻法稍循前弊必

罪所司 宋太祖乾德元年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

歲或小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

今官所收二稅石別稅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與貧民

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許商人輸粟優其價令執券

抵江淮給以茶鹽每百萬石為一界祿仕之家不得輒

入粟

猶今律禁勢要中鹽也

淳化五年令諸州置惠民倉如穀稍

貴即減價糴與貧民不過一斛真宗景德三年詔置常平倉唯沿邊州郡不置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貫小州或二三千貫每歲秋夏加錢收糴遇貴減價出糴仁宗留意兵食發內藏庫以助糴者前後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內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以賜三司曰此無用之物既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邊亦可紓吾民之斂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在京糯米有餘蓄請令發運司損和糴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

之權貨務備三路軍須從之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

條例司請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斗斛遇貴量減價糶遇

賤量增價糶可通融轉運司苗稅

言以其穀換轉運司錢也

及錢斛

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是

陝西轉運司嘗行青苗獲利

願預給者聽之令隨稅納斗斛半為夏

料半為秋料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聽

許從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其廣惠倉除

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轉移法並從之三

年詔青苗錢不許抑配初敕放青苗並聽從便而提舉司務以多散為功又民富者不願取而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分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民喧然以為不便乃降是詔又以京東預買紬絹并息錢五十萬緡賜常平場司右諫議大夫司馬光言常平倉三代之遺法非李惺耿壽昌能為之比來所以隳廢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為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

青苗也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有凶年將以何穀賑
贍乎元豐元年詔河東路十三州歲給和糴錢八萬餘
緡自今罷之以其錢付轉運使市糧草七年詔河北轉
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
絲綿綾絹增價博買後秋成博糴八年劉佐體量川茶
因便給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又令中
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貫帝怪其多王安石
因言俵糴非特省六十七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

之價權之在吾遇斗斛貴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糴自然
價損非唯實邊亦免傷農帝以為然乃詔歲以末鹽錢
鈔在京粳米總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
民田入多寡預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糴粟
麥封樁即物價踴權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
償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哲宗元
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樁作常平倉
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

時新廢
青苗法紹

聖二年右丞議郎董遵言青苗之制乞歲收一分之息
給散本錢不限多寡各從人願仍勿推賞詔送詳定重
修敕令所

此再行青
苗時也

元符元年涇原經略使章楶請並

邊糴買務勝諭民毋得與公爭糴即官儲有乏括索家
蓄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均糴徽宗政和元年童貫宣
撫陝西奏行之以人戶家業田土頃畝均數上等則所
均斛斗數多下等數少宣和五年詔州縣每歲支俵常
平錢穀多是形勢戶請求及胥吏詐冒支請令天下州

縣每歲散錢穀既畢即揭示請人數目逾月斂之庶知
為偽冒者得以陳訴孝宗乾道八年知台州唐仲友言
鰥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乞依例取常平義倉賑給上
命以常平米出糶以義倉米賑濟淳熙八年浙東提舉
朱熹言乾元四年間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
百石請本鄉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
則加利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過少歉即蠲其息
之半大饑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廩及

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司倉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行之

文獻通考

光宗時彭

龜年乞權住湖北和糴寧宗嘉定九年罷諸路旱蝗州縣和糴及四川關外科糴理宗寶慶三年汪剛中奏乞下和糴州縣毋得科抑仍令產米之處增價招誘違者重寘於罰從之淳祐三年詔申嚴郡國社倉科配之禁度宗咸淳元年旨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糴倉遇米

貴平價出糴

續文獻通考

遼聖宗統和十三年令郡縣置

義倉秋熟社民隨所獲戶出粟儲倉社司籍其目歲歉

發以賑民

遼史

金熙宗皇統二年秋熟命有司增價和

糴章宗明昌元年御史請復設常平倉詔從之

金史

元

世祖中統二年置和糴於開平武宗至大二年立常平

倉以權物價仁宗延祐四年敕郡縣各社復置義倉泰

定帝泰定二年以郡縣饑敕有司治義倉文宗至順二

年中書省請遣官賈鈔錠鹽引優價和糴從之

元史

明

英宗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上言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斂歲久滋弊穀盡倉毀請擇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命戶部急行之五年敕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糴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憲宗成化十八年命南京糴常平倉糧以濟民秋成平糴還倉世宗嘉靖十二年戶部尚書許瓚言郡縣贖鍰引稅多乾

沒無稽宜令糴穀備賑從之

續文獻通考

平糴三

常平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原弘羊均輸

壽昌常平

上詳均輸

漢宣時大司農耿壽昌善為筭請邊郡築倉

名曰常平

農末俱利

公卿多便

史記曰糴三十病農九十病末上不

詳漕運

過八十下不減四十則農末俱利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下詳不得其平注

萬

國作又

諸儒請罷

漢書贊曰管子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來

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利萬國作又元帝時大水瑯琊人相食在位諸儒多以常平請罷無與

入爭利皆罷之

哀多益寡

稱物平施

增糴增三錢

考

加一選

王海曰唐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短遞輸京倉者百餘萬斛米

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減價而糴冊府元龜曰唐穆宗長慶四年制曰義倉之制其來日久近歲所在盜用沒入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勾當考滿之日戶部差官交劄有欠負與減一選欠少者量加一選先

賑下戶

但優百姓

又曰唐文宗太和九年中書門下奏常平義倉本虞水旱以時賑恤

州府不詳文理或申省取裁或奏候進止自後遭水旱處先據貧下戶及鰥寡惻獨不齊者便開倉准元敕作等第賑貸訖具數申報又曰開成元年帝御紫宸殿謂宰臣曰京兆府請開場收麥何如李固言曰但優饒百姓則易糴鄭覃曰不强其所不欲加價收糴入自樂輸

新陳相易

輕重以時

錦繡萬花谷曰王荊公知鄆縣貸穀於民立息以償新陳相易下見後管子輕重注

趙抃增

價 張檢平糴

合璧事類曰宋趙抃熙寧中知越州東浙早蝗米價踴貴諸路皆立榜告賞禁

人加增米價抃獨榜衢路令有米者增價糴之於是諸商輻輳民無餓殍

孔帖曰張檢徙代州勸墾田力耕

歲數稔私蓄富實檢乃建平糴法入之官

彭果獻策

令孤獨語

唐書曰貞觀間

元後邊土戎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闢輔之糴京師糧廩益羨 孔帖曰芝田錄令狐文公除守兗州境方旱米價甚高迺更至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定價出糴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達郡中富人競出其所蓄物價頓平

高鉞疏論鄭覃奏罷

又曰高鉞元和末以中人為和糴使鉞疏論執唐書曰鄭覃

擢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中官為和糴使奏罷之

不得其平

何所取財

合璧事類

曰後漢劉般帝每行幸即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曾
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常平倉外有利
民之名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
帝乃止 孔帖曰長慶初置和糴貯備使擇郎中為之
吳武陵諫曰今緣邊膏壤鞠為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
前在朔方度支米價四十而無踰月積皆先取商人而
後求糴還都受錢脫有寇薄城不三旬便當餓死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

量加一兩錢

得儲三千斛

冊府元龜曰唐明皇開元二十七年敕曰今物已秋成農家大稔豈但京坻之積有

司水火之饒濟人救乏孰先于茲宜令所司速計天下
諸州倉有不充三年者量取今年稅錢各委所在長官
及時每斗加於時價一兩錢收糴 孔帖曰王起歷河
中節度使方旱蝗粟價騰踴起下令家得儲三千斛片
其餘以市否者死由是

乘未饑募錢遇少歛蠲息

膏積咸出民賴以生

台壁事類曰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道州吳遵路乘民未飢募富者得錢幾萬貫分遣衛校航海於蘓秀糴米

下詳第
二條

雇男鬻女可矜 濟人救乏孰先

冊府元龜曰開元四

年敕州縣義倉本備飢年賑給若緣官事使用還以正倉却填近每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造米遠送交納雇男鬻女情實可矜自今以後更不得以義倉回造 下詳上注 韋宙收餘羨濟乏罷

韓洄視豐耗為發斂

孔帖曰韋丹子宙為永州刺史州負嶺傳餉艱險每飢人輒莩

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餘羨以濟乏罷又曰韓洄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為發斂故人不艱

減價而出增價而收

大儉不加大豐不減

冊府

元龜曰高祖武德元年詔曰朕特建農圃用督耕耘思俾齊民既庶且富鍾庾之量異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

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穡豐美則增價而收觸類長之去甚去泰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又曰德宗建中元年敕夫常平者常使穀價如一大豐不為之減大儉不為之加雖遇灾荒人無菜色自今以後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每日量付兩市下價糴貸

平糴四

常平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原管子輕重

管子曰歲有凶穰穀有貴賤人君不治則蓄賈遊於市乘人不給百倍其本是以民

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重輕散斂之以時則準平故大賈富家不

得豪奪

李悝平糴

詳平糴二
迷事內

增始置社倉

冊府元龜云唐

吾人也

高祖武德元年令

不得取和糴物

又云則天證聖元年敕州縣軍司府

官等不得輒取和糴物

不得閉糴

又云明皇開元二年敕年歲

得閉

益貯九穀

孔帖云宇文融拜御史中丞請馳傳行天下詔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

益貯九穀權發斂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

資治通鑑云唐貞元十年陸贄上言請以

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畧曰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也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飢今以蓄糧適符前旨

和糴

害民

唐書云憲宗即位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促鞭撻甚於稅賦號為

和糴其實害民

孫成發倉

孔帖云孫成為信州刺史歲大早發倉以賤直售民故饑而不亡

減半價出糴

冊府元龜曰唐穆宗長慶二年詔江淮諸州旱損頗多米價不免踴貴宜委觀

察使各于本道取常平義倉
斛斛減半價出糶以惠貧民

薛訥不與倉粟

又云薛訥為藍

田令有富商倪氏於御史臺理其私債中丞來俊臣受
其貨財斷取義倉粟數千石以給之訥曰義倉本備水
旱以為儲安敢絕衆人之命
以資一家之產竟執之不與

平糶五

增疏宋韓琦疏曰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
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乃
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
數坊郭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三等并

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井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
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井濟
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且愚民一時
借請則甚易納則甚難故自制下以來官吏惶惑皆謂
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與無業客戶或願請
而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者
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 宋余靖論常平倉曰臣聞
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

歲由是古之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倘有緩急不可
無備伏覩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
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
入每年夏秋之熟准市價加錢收糴其出息本利錢只
委司農寺專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
賑貸使國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
仲孫今春已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
價雖借支官錢以充官用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

所未便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
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舍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
及斛斛等若以賑贍饑荒此固常慮所及矣萬一不幸
方隅小有緩急當給資糧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
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為三司所支則天下
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之常平本錢並仰
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

增策唐白居易平百貨之價策曰穀帛者生於農也器

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操其一以節其三三者和均非錢不可也夫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桑困故散錢以斂之則下無棄穀遺帛矣穀帛貴則財物賤財物賤則工商勞故散穀以收之則下無廢財棄物矣斂散得其節輕重便於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

增論唐杜佑平糴論曰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殖焉豈可徵求貨物捨其所

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糴糴鬻豪商富室乘
急賤收至於罄竭更仍貴糴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
安業不可得也故晁錯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
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如此農人有利粟有所洩謂
官以法取收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
盡盈

增記宋朱熹建安社倉記曰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
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

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致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鐫遞相傳授或至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

又金華社倉記曰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厚之心是以王氏能行

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六

謹案卷一百三十六第九頁後四行理宗嘉熙二
年刊本熙訛祐據宋史改

第三十三頁前一行田穡豐羨刊本穡訛畹據冊
府元龜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王福清

謄錄貢生 臣 于飛熊

謄錄監生 臣 于飛鳳